

流行与乱象：作为新兴文化现象的剧本杀

10版·热点

历史云层里漏下的一束光——关于长篇小说《江南役》的隐隐雷声

11版·文艺百家

她以冷却的力量平息了剧情所制造的沸腾

12版·影视

创作谈

电影《跨过鸭绿江》总导演为本报撰文 为了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精神感召

董亚春



近日备受好评的电影《跨过鸭绿江》海报

2021年岁末,我们电影《跨过鸭绿江》剧组走进天津某军营。这是曾经在抗美援朝“飞虎山”“松骨峰”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赢得过“最可爱的人”“传世美誉”的英雄部队。观影之后部队高唱“强军战歌”,歌声惊天动地,如雄狮怒吼响彻军营。“逢敌亮剑,以气胜钢”的松骨峰精神在和平年代传承,这让人倍感欣慰更肃然起敬。事实上,从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征地、“英雄城市”丹东,到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家乡江苏泰兴,再到浙江大学、上海大学、雄安新区等等,随着各地观影活动的举办,军营内外,无论代际,观众们真情实感的感言陆续传来,让我们深受触动。我想,这大抵就是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至今感召着这片辽阔土地的真实写照,也是抗美援朝作为文艺创作永恒题材的动人注脚。

回到创作之初,去年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在央视首播即引发高度关注,紧接着再做一部同名电影能否再度热起来,心里着实没底,因为“影”“剧”同拍成功的案例很少。不过,压力虽大但值得尝试,挑战和机遇共存。在总台领导和有关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对电影做了九次大的调整和修改,补拍了部分新的内容,制作了60多分钟的特效镜头,所有人物的台词重新录制,补充音效、音乐制作立体声等。为了和同名电视剧区分开,使电影独立成篇,必须找到一条全新的电影叙事角度。我们反复研究了《彭德怀自述》,书中彭总对抗美援朝的讲述只有短短的四页纸,语言朴实、平和,逻辑思维缜密清晰,内容言简意赅,紧紧围绕五次战役的经历,代入感很强,因此就确定了以彭德怀主观视角“全景式、史诗般”真实地讲述抗美援朝战争史作为电影叙事方式。思路决定出路,于是就有了以下几个创作原则。

其一,大倒叙。镜头从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开始,彭总重重的落下毛笔那一刻,彭总沉重、深邃的目光把我们带进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彭德怀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是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可以上达领袖下至普通官兵,犹如串糖葫芦从前线到后方,从上到下,把一颗颗闪亮的珠子串联起来,适时加入彭德怀的内心独白,强化了主观叙述的视听效果,使影片有强烈的代入感和亲历感。

其二,大历史。“全景式、史诗般”是影片整体风格的把控,站在国际视野的大格局上俯瞰战争全景。在中、苏、美、大国博弈的领袖层面,在以彭德怀为核心的志愿军司令部对决以麦克阿瑟和李奇威为首的“联合国军”。影片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出兵朝鲜?这场战争是怎么打赢的?志愿军是怎样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的“联合国军”?这场战争最深远、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仗中国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东亚病夫。抗美援朝的胜利震慑了美国,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因此聚焦在敌我双方的决策和指挥层面讲历史,可以把历史讲的更清楚、更明白、更透彻。

其三,大战役。影片以抗美援朝五次大的战役为核心内容。(这也是《彭德怀自述》里的核心内容)包括朝鲜战场东、西两条战线,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其中囊括了首战两水洞、黄草岭,云山大对撞,鏖战飞虎山,血战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冰雪长津湖,汉江阻击战,铁原保卫战,上甘岭等若干著名战例。为了把枯燥的地名、番号、时间、敌我态势在讲述中让观众有一个相对准确且形象化的感受,我们把五次战役的部署和进程用三维特效做成立体动态的地图,在军科专家的指导下作了精准的考证,让观众随时从剧情中跳脱出来,进入一个理性的思维,随时提示观众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绝非虚构的故事。

其四,大人物。故事的展开和情节的递进是靠人物和人物命运来驱动的。影片中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有以彭德怀为主的志愿军司令部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谢方、杜平等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智慧和战争胆略的表达,也有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真实再现。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等,他们是千千万万个志愿军优秀士兵的代表,他们是小人物大英雄。另外还有三个特殊的人物关系,即彭总与38军军长梁兴初、

50军军长曾泽生、与63军军长傅崇碧的关系,他们串联起五次战役的整个过程。从一战到二战,我们把动作线重点放在西线战场的38军。38军首战失误,军长梁兴初被彭总严厉批评后,二战38军113师不辱使命一夜奔袭145华里,提前敌人5分钟抢占三所里、龙源里,切断美军撤离逃命的退路;12师335团在松骨峰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其中三连战至最后只剩下七个人,悲壮惨烈,他们守住了阵地,寸土未失。从而,38军赢得了“万岁军”的传世美名,全片也进入了第一个大的戏剧高潮。

四次战役,彭总力排众议把曾经在解放战争起义的50军放在西线的汉江防线与38军共同完成阻击美军主力的任务,掩护志愿军主力移防东线。彭总给50军的命令是守七天,他们却坚守了一个月。彭总询问50军的伤亡情况,曾泽生军长直言:“我们已经不统计伤亡数字,只统计还能战斗的人”,他表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守下去”。他说:“这一仗我们50军终于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了头。”彭总动情地告诉他,“我也是从旧军队里走出来的,革命是不分先后的”——一场大戏,一段元帅与将军的激情对话感天地,彰显英雄本色,让我们肃然起敬,潸然泪下。

五次战役,美军的一个快速穿插使我军陷入被动,敌我双方立刻把焦点汇聚到一个地方——铁原。铁原不仅是志愿军重要的物资补给站,也是志愿军主力北撤的交通要冲,彭总下令必须守住铁原,63军面临受命以不到三万人的兵力挡住了九万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十三天。63军189师在师长蔡长元的带领下把全师化整为零,撤豆成兵,坚守200多个小阵地,以空间换时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彭总前往伊川看望部队时,军长傅崇碧说:“敌人疯狂投掷燃烧弹,战士们衣服都被烧烂了,所以军容不整,请首长原谅。”彭总满含热泪说:“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志愿军将士齐声高呼“祖国万岁”,“志愿军万岁”。

其五,大写实。影片依据史料再现了那段历史中最真实的人和事,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团团长范天恩说过一句话“历史只有一次”。“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志愿军的历史,能拍出来就已经震撼人心了;他们的故事,听到就让人泪流满面;他们的脊梁,是我们此生都难以够到的高山。我们没有理由用这种手法、那种方式去“演义”历史。所以全片几乎没有虚构的人物,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情节,是一部实实在在地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严肃的正史。

71年过去了,我们用电影的方式致敬英雄,缅怀前辈。时代在变,精神永存。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影院去感受历史的温度,感受当年那些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最可爱的人”是如何把平安带给了身后的祖国。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世代永存。

(作者为电影《跨过鸭绿江》总导演)

从《上甘岭》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影视剧代际更迭中的变与不变

孙欣祺

日前,电影《跨过鸭绿江》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取材自去年年底首播的同名电视剧,电影版《跨过鸭绿江》将四十集的体量浓缩为两个小时,内容深度、广度、密度得到业内外的高度评价。从1956年上映的第一部电影《上甘岭》,到2016年首播的第一部电视剧《三八线》,再到去年、今年陆续播出、上映的全景式作品《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经历过创作高峰,也一度淡出公众视线,如今迎来又一次高峰。65年的光阴,见证了中国影视剧行业的变迁发展,也见证了抗美援朝题材、乃至保家卫国精神在影视剧创作中的历久弥新。

叙事角度：从基层走向顶层

从什么角度切入叙事,是战争题材编剧们首先要答好的选择题。在《上甘岭》的前期筹备中,摄制组曾考虑全景式展现这场可歌可泣的战役,但他们最终选择了突破传统,将视角集中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以此加深观影体验,突出人民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此后上映的一系列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均采用类似的“以小见大”手法,塑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奇袭》中的方雷、《长空比翼》中的张雷、《烽火列车》中的刘风、《英雄坦克手》中的张勇、《激

战无名川》中的郭铁。

同样的表现方式也出现在近年来的抗美援朝影视剧剧中。《金刚川》中的关磊与张飞、《长津湖》中的伍家兄弟,乃至《三八线》中的李长顺,虽然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已逐渐让步于兄弟连式的革命情谊,但这些作品的切入点仍然是一线战斗英雄的特写或英雄连的群像,以此折射出志愿军战士的整体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跨过鸭绿江》则是一部既突破传统、又回归传统的作品。从剧版到影版,《跨过鸭绿江》开题材之先河,大幅地引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战局的研判决策,以《上甘岭》未曾尝试的全景视角描绘朝鲜战场上殊死拼杀以及国际论坛上的激烈博弈,将立国之战置于历史的背景下和全球的形势中,充分打开视野,放开格局,令观众对这场战争有了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影版更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视角回望战争始末,其叙事视角之高、格局之大、气魄之豪迈,均属空前。

艺术手法：从渲染走向纪实

如何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也是战争题材编剧们绕不开的命题。为了拍好《上甘岭》,摄制组采访了一百多位当年参加战役的志愿军老兵,整理了数十万字材料。而《英雄儿女》原著小

说《团圆》的作者巴金,则是在1952年亲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生活,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从不少老兵的反馈中可以看出,《上甘岭》和《英雄儿女》之所以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还原了真实的战争环境,不仅在拍摄场景上尽可能“身临其境”,就连张忠发和王成的选角标准也从传统的“英雄脸”转向更接地气的“众生相”。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两部影片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超越了人群的隔膜与时空的限制。《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和《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这两首红色金曲至今依然广为传唱;王成的一句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更是成为革命精神的高度浓缩。应当看到,艺术的能量恰在于激发出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六十多年后重拾抗美援朝题材,真实性同样是生命力,但再现的方式已无法复刻当年。从亲历者的角度,在朝鲜战场上挥洒汗血的许多人已经老去或故去,今时今日的朝鲜半岛也早已是另一派景象。从接受者的角度,主流观影人群出生于和平年代,对战争岁月并无切身体会。因此,在科技手段大幅提升的今天,用纪实性的细节唤起民族的战争记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情怀的艺术渲染。

比如在电视剧《功勋》的《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中,层层落实的作战会议、“三三制”冲锋队形、分散的迫击炮摆

位、美军的炮火封锁规律等逼真细节令军迷大呼过瘾。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设置与桥段,反而不需要更多的渲染,便能自然地让观众引入纷飞战火,也能通过镜头语言有力驳斥了“仅凭人海战术取得战争胜利”的狭隘论点,展现了我军将士在装备实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的作战勇气与智慧。

战争思考：从感性走向理性

从《上甘岭》《英雄儿女》到《跨过鸭绿江》《长津湖》,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剧在叙事角度和艺术手法上存在巨大的代际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是两代人对于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着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追问。早期影视剧提出的是:为什么能赢?现如今,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还要问:为什么要打?

《跨过鸭绿江》代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视角,从战略高度俯瞰全局,用历史眼光和政治语言解释了立国之战的紧迫性。《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李延年在处置逃兵小安东时,发表了一段有关家与国的演讲,这段讲话从情感维度辐射全局,用通俗话语述说了保家卫国的必要性。

解释“为什么要打”,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要,对这场未曾言尽的战争加以确切的注解,为年轻一代的历史观构建重要拼图。解释“为什么要打”,也是基于从感性到理性的逐步过渡,在时隔七十年后,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冷静的战略头脑正视战争、直面历史。

当然,对战争的理性思考同时也意味着,在保持主基调慷慨高昂的前提下,艺术作品对于战争局部有着更多元、更微妙的解读,比如《长津湖》中伍千里“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的台词,又如《功勋》里的李延年不杀逃兵的桥段,都是从战争影视剧的传统套路中跳脱出去,在细节处挖掘人民军队中闪烁的人性光辉。

从电视剧《三八线》到影版《跨过鸭绿江》,多部优质作品的相继问世将抗美援朝题材再次带回影视行业的中心。对于受众而言,这些作品所共同建构的宏大叙事,是一次新技术驱动的艺术运动,更是一次新时代呼唤的历史教育。



▲电视剧《功勋》的《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重拾抗美援朝题材,在细节处挖掘人民军队中闪烁的人性光辉